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江

西提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
大洲獻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

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秋九月戊寅千乘哀

王建薨無子國除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

魴免以河南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

恭湛之兄子也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

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

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

通鑑卷四十五
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
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
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于寘王
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王賢殺之并
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
子不居徵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
爲莎車王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
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
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
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五年春正月庚戌蒼罷歸藩帝以驃騎長史爲東平
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加賜錢五十萬布
十萬匹 冬十月上行幸鄴是月還宮 十一月北
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 是歲
發遣邊民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安豐戴侯竇
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灑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稱
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盱婦家上
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
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
與子勲宣皆下獄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

居雒陽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問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月還幸陽城壬午還宮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之子蘇立爲丘除車林鞬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爲湖邪尸逐侯鞬單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以東海相宗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

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
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
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 三月辛卯以太尉

虞延爲司徒衛尉趙熹行太尉事 越騎司馬鄭衆

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

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

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

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

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

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

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

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

五原曼栢 秋郡國十四大水 冬十月北宮成

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

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

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

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齊三月與

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

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

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

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疆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賜皇子恭號曰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未有國邑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

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廣陵王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諸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儵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
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善之儵
宏之子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國除 夏四月戊子

赦天下 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

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冬十

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

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

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

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

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

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

鴻爲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

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

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

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

皆令帶之

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爲它人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脩建武十年光武欲脩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秋

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以大司農牟融爲司空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辛巳帝行幸滎陽巡行河渠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壬寅還宮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爲侯王者食邑如故許

太后勿上璽綬留仕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
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
切讓延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
頃之復爲太常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
爲司徒 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
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
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坐
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爲
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

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
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
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
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
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
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
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
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
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
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

通鑑卷四十五
九
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
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
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
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
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
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
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
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
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
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又持兩端促提下捶
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
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
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
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
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
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
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
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
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
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語陛下言者臣今所

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爲廣陵侯食六縣又封竇融孫嘉爲安豐侯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

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汙水脯糝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致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夏四月庚子還宮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乙巳赦天下 謁者僕射耿

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詣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旣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執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執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豐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爲駙馬都尉固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爲秉副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

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
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
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
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王
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
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
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爲涿邪
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自
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
恩奉使不稱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

若悉簿上所得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
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
之大驚嗟歎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
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爲立祠四時奉祭焉竇固
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
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
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
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
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
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

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
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
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
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
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
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
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
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
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
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
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
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
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鄯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
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
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
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
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
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
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

竇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竇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竇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竇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

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 淮陽王延性

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妹婿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下案驗五月癸丑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戊

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以大司農西河王敏爲

司徒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

英秋七月徙延爲阜陵王食二縣 是歲北匈奴大

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

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藝

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

通鑑卷四十五
十五
中葍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范丹之孫也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且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

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昱永之子也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菽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捷為郡掾由恭譯而獻之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

益州刺史

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堯題本非疏勒種國
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堯題見慮
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堯題左右出
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
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
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堯題邪生遣之邪咸
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
遂解遣之 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
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
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
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
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冬十一月遣
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
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
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
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
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并力
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
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
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

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况之孫也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前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台六神真可畏

也遂解去夏六月巳未有星孛於太微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秋七月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身自率士輓籠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

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
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
遂蠲其制尚書闔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又
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
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即位年十
八尊皇后曰皇太后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
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
者諸馬乃共譖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
之拜爲什邡令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 冬
十月丁未赦天下 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熹爲太

傅司空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 十一月戊戌以蜀
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
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
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
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
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
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
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
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
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

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甲辰晦日有食之 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

郎防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兩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

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
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
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
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

資治通鑑 第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漢紀三十八

起柔北 困敦盡闕
逢涸難 凡九年

肅宗孝章皇帝上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饑民上問司
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
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
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徒
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徒家蠲除禁錮
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校書郎楊終上
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

通鑑卷四十六
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
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卒融鮑昱皆以爲孝
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
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
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
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
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
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
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
意也帝從之 丙寅詔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

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
冤獄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
於重尚書沛國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
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旣平
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寮弘崇
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
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
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
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瀆輕薄筭楚以濟群生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
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
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
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
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
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
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
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
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没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

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
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
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
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宜蒙顯爵以
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戍已校尉及都
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
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
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
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
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

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甲寅山陽東平地震 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帝報書曰間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譯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秋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初益州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奉珍內附明帝爲之置永昌郡以純爲太守純在官十年而卒後人不能撫循夷人九月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攻博南 阜陵王延數懷怨望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謀者上不忍誅冬十一月貶延爲阜陵侯食一縣不得與吏民通

北匈奴臯林溫禺犢王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與邊郡及烏桓共擊破之是歲南部大饑詔稟給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 永昌越嶲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鹵承等擊哀牢王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 夏四月戊子詔還坐

楚淮陽爭徙者四百餘家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宰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戚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

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遽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思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

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

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

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灋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衛尉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

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廖慮美業難終上䟽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

明可通况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初安夷縣吏略妻卑滿種羌人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姐吾良二種相結為寇於是燒當羗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諸種俱反敗金城太守郝崇詔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為護羗校尉自安夷徙居臨羗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射士三萬人擊之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灋則傷恩私以親則違

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馬防等軍到冀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進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其眾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屯望曲谷不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宮 帝納竇勳女為貴人有寵貴人母即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也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

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馬防擊布橋大破之布橋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服者斬首虜千餘人勒姐燒何等十三種

數萬人皆詣恭降恭嘗以言事忤馬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三月癸巳立貴

人竇氏爲皇后

初顯宗之世治虜沱石曰河徙都

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筭帝以郎中鄧訓爲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夏四月己巳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爲車騎將軍 武陵淩中蠻反

是歲有司奏遣廣平王羨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上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太子巳丑徙鉅鹿王恭爲江陵王汝南王暢爲梁王常山王昞爲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王全爲平春王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尉廖爲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進就第甲戌以司徒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栢廡爲司徒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帝旣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

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
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
爲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
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
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
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相郁班固賈逵及廣平
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 荆
豫諸郡兵討淩中蠻破之 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
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

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
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
以補任 戊辰太傅趙熹薨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
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
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
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
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
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
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
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

自孤守䟽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䟽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䟽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䟽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夏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太

通鑑卷四十一
司農鄧彪爲太尉 武都太守廉范遷蜀郡太守成
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
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
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作昔無襦今五袴 帝以沛王等將入朝遣謁者賜
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
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蕡
東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皆
拜不名斥殿乃拜上親答之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前

古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上爲之興席改容
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三月大鴻臚奏
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初明德太
后爲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
梁松弟竦有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
后無子養肇爲子宋貴人有寵於馬太后太后崩竇
皇后寵盛與母沘陽公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
繼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宋貴人病思生兔令家求
之因誣言欲爲厭勝之術由是太子出居承祿觀夏
六月甲寅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不可以奉

宗廟大義滅親况降退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
保育皇后承訓懷衽今以肇爲皇太子遂出宋貴人
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案之二貴人皆飲藥自
殺父議郎楊免歸本郡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
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
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巳未徙廣平
王羨爲西平王 秋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東平
王蒼歸國帝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
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
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

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
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九月甲戌帝幸偃
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
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
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
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巳酉進幸鄴辛卯還宮
冬十月癸丑帝行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爲鄼侯
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
月丁亥還宮 東平獻王蒼疾病馳遣名醫小黃門
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八年 春正月壬辰王薨詔告中傳封上王自建武
以來章奏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監喪令四姓小
侯諸國王主悉會葬 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樓訾大
人稽留斯等率三萬餘人款五原塞降 冬十二月
甲午上行幸陳留梁國淮陽潁陽戊申還宮 太子
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諸竇聞而惡之皇后欲專名
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於帝漸致踈嫌是歲竇
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竦遂死獄中家屬徙九真
貴人姊妹以憂死辭語連及梁松妻舞陰公主坐徙
新城 順陽侯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勒
子弟皆驕奢不謹校書郎楊終與廖書戒之曰君位
地尊重海內所望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旣無長君
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
性覽念前徃可爲寒心廖不能從 防光兄弟資產巨
億大起第觀彌亘街路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
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以禁遏甚備由
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爲步兵校尉投書怨
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
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
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讐田廬有司

勿復請以慰朕涓陽之情光比防稍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位特進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醜當以酒也詖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聲執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灋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

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

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

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

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

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

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

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

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

戒下邳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

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

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

貴戚跼踖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

劍擬篤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

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

之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

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

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

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

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

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
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
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 帝以侍中會稽鄭弘爲大司農舊交
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
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遂爲常路
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
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
饑民帝從之

元和元年春閏正月辛丑濟陰悼王長薨 夏四月
己卯分東平國封獻王子尚爲任城王 六月辛酉

沛獻王輔薨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

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
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
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
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
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
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
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
此位雖曉習文灑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

通鑑卷四十一
宜鑒番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帝皆納之彪賢之玄孫也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兩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鈷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爲其禁 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爲太尉 癸酉詔改元丁酉車駕南巡詔所經道上郡縣毋得設儲峙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 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車駕還宮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復修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爲不可曰均輸之灋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靈同負臣子之義

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
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
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
賜錢十萬布百匹衣十領 魯國孔僖涿郡崔駟同
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五六
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
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
訊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
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
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

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知
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
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
爲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
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
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
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十
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
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

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
誅書奏帝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十二月壬子
詔前以妖惡禁錮三屬者一皆蠲除之但不得在宿
衛而已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
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
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
毋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
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
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
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
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
問起居加賜羊酒 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匈奴復
願與吏民合市詔許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
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
鈔之大獲而還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
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
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
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
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漢紀三十九

起旃蒙作噩盡重光
暉闕凡七年

肅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今云民有產子者復勿
筭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
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
而非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
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
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

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
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於世帝以玄纁羔幣聘之
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何爲
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
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
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
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
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
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二月丙子卓

駕東巡辛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魯還幸東平至東
郡歷魏郡河內而還 初樊豐周廣謝暉等見楊震
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
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
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
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
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
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驕溢踰灑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
地動之變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

壬辰帝幸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獻王愛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既愍其淹滯且欲揚獻王德美即皆擢為議郎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庚申假于祖禰五月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 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南單于遣兵與北虜温禺

犢王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旣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等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及太僕素安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皆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弘等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

通鑑卷四十一
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
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
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
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
科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北巡辛丑耕于懷二月乙丑敕
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毋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
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戊辰進幸中山出長
城癸酉還幸元氏三月己卯進幸趙辛卯還宮太
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

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
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
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詣廷尉詔
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女
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
上近日王氏之禍眊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
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畧
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馱人鬼憤結之
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以大司農宋由
為太尉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五月丙子賜策

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
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
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以太僕袁安爲司空 秋八月乙丑帝幸安邑觀
鹽池九月還宮 燒當羌迷吾復與弟號吾及諸種
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
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
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爲解散
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 疏勒王忠從康

居王借兵還據損中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
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
通 楚許太后薨詔改葬楚王英追爵謚曰楚厲侯
帝以潁川郭躬爲廷尉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
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博士魯國
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
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
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
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
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

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章和元年春正月帝召褒受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夏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

卯以司空素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隗光之子也 齊王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更相誣告秋七月癸卯詔貶晃爵爲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收太姬璽綬 壬子淮陽頃王昞薨 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而還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

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

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 壬戌詔以瑞物仍集
改元章和是時京師四方屢有嘉瑞前後數百千言
事者咸以爲美而太尉掾平陵何敞獨惡之謂宋由
素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
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八月癸酉帝南巡戊子幸梁乙未晦幸沛 日有食
之 九月庚子帝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復封阜陵侯
延爲阜陵王己未幸汝陰冬十月丙子還宮 北匈

奴大亂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十八萬詣雲中五
原朔方北地降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

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
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

奏 是歲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
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
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
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湏夜鼓聲而發
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
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
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
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

震西域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上性寬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又賞賜群臣過於制度倉帑爲虛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

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尚書南陽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禮寵諸王同之家人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

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又磐京邑驕奢僭擬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美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帝未及遣 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灋制 范曄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丁酉用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六安王恭為彭城

王 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南單于宣死單于

長之弟屯屠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鞬單于 太后臨

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

郎將篤弟景環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

客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

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

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乎昔馮野王以外

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

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

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庚戌皇
太后詔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
事百官總已以聽實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
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
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
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末平時謁者韓紆考劾憲父
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癸亥陳王羨
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 夏
四月戊寅以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 五
月京師旱 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

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
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
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
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
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
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
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
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
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
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

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
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
上下疆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
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
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
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
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
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
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
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

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
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
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畧去安即危矣
誠不可許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
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衛
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
史雜考剛等尚書潁川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
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
議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府茅土藩臣來弔大憂
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

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敵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敵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敵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與羌太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破

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

孝和皇帝上

永元元年春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單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二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歛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塢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

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素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闇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

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尚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京兆樂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爲憲弟篤

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曰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含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又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民之困書奏不省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邳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

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
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
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
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
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臣所以觸死瞽言非爲壽
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
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
垂譏無窮臣敞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
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
未行自殺壽憚之子也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

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柘陽塞皆
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
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于稽洛山大破之單于
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已下萬三
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
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
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
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
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
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

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
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
奏還其侍弟 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 九月庚申
以竇憲爲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爲車騎將軍封憲武
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
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
秩中二千石封耿秉爲美陽侯竇氏兄弟驕縱而執
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強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畧
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
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素安効景擅發邊兵驚惑吏

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
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効請免官案罪並寢
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
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
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
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
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
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未幾大禮未
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官衛
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

通鑑卷四十一
者論議訥訥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
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
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
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
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
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
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
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
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
諫諍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悟焉 冬十

月庚子阜陵質王延薨 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夏五月丙辰封皇弟壽爲濟北王開爲河間王淑爲
城陽王紹封故淮陽頃王子側爲常山王 竇憲遣
副校尉閻礮將二千餘騎掩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
復取其地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月氏求
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
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
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
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

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初北海哀王無後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而後嗣廢絕心常愍之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丁卯封蕪湖侯無忌為齊王北海敬王庶子威為北海王 六月辛卯中山簡王焉薨焉東海恭王之母弟而竇太后恭王之甥也故加賜錢一億大為修冢塋平夷吏民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凡徵發搖動六

州十八郡 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篤為郾侯瓌為夏陽侯憲獨不受封 秋七月乙卯竇憲出屯涼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 北單于以漢還其侍弟九月復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冬十月竇憲遣班固梁諷迎之會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襲擊北單于夜至圍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班固至私渠海而還是時南部黨眾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三年春正月甲子帝用曹褒新禮加元服擢褒監羽
林左騎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二月遣左
校尉耿夔司馬任尚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
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北單于逃
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
至也封夔爲栗邑侯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
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
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爲賤
遺司徒素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
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

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迴避憲等疾之
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
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
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
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
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
承旨無敢違者素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
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
及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癸未上行幸長安詔求
蕭曹近親宜爲嗣者紹其封邑 詔竇憲與車駕會

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
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
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
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龜茲姑墨温宿諸國皆降
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巳校尉官以班超
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
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
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宅乾城
徐幹屯疏勒惟焉耆危湏尉犁以前沒都護猶懷二
心其餘悉定 庚辰上至自長安 初北單于既亡

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眾數千人止
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為單于置
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山等以
為可許素安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
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
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
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
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
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
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

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漢紀四十四 起玄默執徐盡旃蒙大荒落凡十四年

孝和皇帝下

永元四年春正月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於除鞬印綬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初廬江周榮辟素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齧深惡之脅榮曰子為素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歛

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三月癸丑司徒素安薨

閏月丁丑以太常丁鴻爲司徒 夏四月丙辰竇

憲還至京師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

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不廟不血食故雖有

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

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

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

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

下權威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

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

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

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

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

匡失以塞天意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旱蝗 竇

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

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

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

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

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闔宦而已帝以朝臣上

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

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旣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元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灋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華嶠論

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臚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灑故能保其寵祿焉 帝除素安子賞爲郎任隗子屯爲步兵校尉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以竇氏黨策免自殺 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 癸丑以大司農尹睦爲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許焉以睦代彪錄尚書事 冬十月己亥以宗正劉方爲司空 武陵零陵澧中蠻叛 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

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
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
士皆犇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
僞僞嘆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
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爲護羌校
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
榆谷迷唐旣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
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
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明堂登靈臺赦天下 戊子

千乘貞王伉薨

辛卯封皇弟萬歲爲廣宗王 甲

寅太傅鄧彪薨

戊午隴西地震 夏四月壬子紹

封阜陵殤王兄魴爲阜陵王 九月辛酉廣宗殤王

萬歲薨無子國除

初竇憲旣立於除鞬爲北單于

欲輔歸比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

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討斬之破滅

其衆 耿夔之破北匈奴也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

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

由此漸盛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 十一月乙

丑太僕張酺爲太尉酺與尚書張敏等奏射聲校尉

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書凡五奏帝知
酺守學不通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是歲武陵
郡兵破叛蠻降之 梁王暢與從官卞忌祠祭求福
忌等諛媚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暢與相應答爲有司
所奏請徵詐詔獄帝不許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
懼上疏深自刻責曰臣天性狂愚不知防禁自陷死
罪分伏顯誅陛下聖德枉灑曲平橫赦貸臣爲臣受
汗臣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
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
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
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木下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
其餘所受虎賁官騎乃八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
廐馬皆上還本署臣輒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
旣得生活誠無心面口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
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恩開許上優詔不聽 護羌
校尉貫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
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
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
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 單于
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

通鑑卷四十八
譽及爲單于單于適之子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
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
其氣決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
加殊異由是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
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
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
原界每龍庭會議師子輒稱病不往度遼將軍皇甫
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

六年春正月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
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

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
言南單于安國踈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
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
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帝下公卿議
皆以爲蠻夷反覆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
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
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
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
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
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

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
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
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
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
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
亭獨尸逐侯鞬單于 已卯司徒丁鴻薨 二月丁
未以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 夏五月
城陽懷王淑薨無子國除 秋七月京師旱 西域
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
耆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犁王汎等於陳睦故城
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
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
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
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南單于師子立降胡
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
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
立前單于屯屠何子真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
畧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
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
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

郡國迹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 以大司農陳寵爲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帝以尚書令江夏黃香爲東郡太守香辭以典郡從政才非所宜乞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帝乃復留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甚見親重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

七年春正月鄧鴻等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鴻上逗留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樂成王黨坐賊殺人削東光鄆二縣 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后識之曾孫也 夏四月樂成靖王黨薨子哀王崇立 尋薨無子國除

五月河內陳留蝗 南匈奴右溫禺犢王烏居戰
畔出塞秋七月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擊
破之徙其餘衆及諸降胡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車
師後部王涿鞮反擊前王尉畢大獲其妻子 九月
京師蝗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以非敬王子又坐
誹謗自殺 十二月辛亥陳敬王羨薨 丁巳南宮
宣室殿火 護羌校尉貫友卒以漢陽太守史充代
之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迷唐迎敗充兵
殺數百人充坐徵以代郡太守吳祉代之

九年春二月庚辰隴西地震 癸巳濟南安王康薨

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 夏四月丁卯
封樂成王黨子巡爲樂成王 五月封皇后父屯騎
校尉陰綱爲吳房侯以特進就第 六月旱蝗 秋
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
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旣死宮省事祕
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檀
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
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
久曰於君意若何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
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慙上書自訟曰妾父竦寃死

牢獄骸骨不掩母氏年踰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帝引見嫵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灋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丙申葬章德皇后 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世屯枹罕尚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 九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 甲子追尊梁貴人爲皇太后謚曰恭懷追復喪制冬十月乙酉改葬梁太后及其姊大貴人于西陵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爲褒親愍侯遣使迎其喪葬於恭懷皇后陵旁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爲乘氏侯雍弟翟爲單父侯位皆特進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

當世梁氏自此盛矣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
冢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
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
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
恨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乞詣維陽療疾於是詔宋
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 十一月
癸卯以光祿勳河南呂蓋爲司徒 十二月丙寅司
空張奮罷壬申以太僕韓稜爲司空 西域都護定
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
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安息西界臨大
海欲度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
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
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乃止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

八月丙子以太常太山巢堪爲司空 冬十月五州

雨水、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
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世營
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
信譚遂受降罷兵 十二月迷唐等帥種人詣關貢
獻 戊寅梁節王暢薨 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

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
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
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禮懼非長克
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濬崇善成
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
愷拜爲郎 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爲萬
氏尸逐鞮單于

十一年夏四月丙寅赦天下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
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

事帝善不說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
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
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
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
愈章濼異者各令自說師濼博觀其義無令芻蕘以
言得罪幽遠獨有遺失也

十二年夏四月戊辰秭歸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 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 丙寅以大司農
張禹爲太尉 燒當羌豪迷唐旣入朝其餘種人不
滿二十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

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
居辭以種人饑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多賜
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是
歲迷唐復叛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
祉皆坐徵

十三年秋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 迷唐復還
賜支河曲將兵向塞護羌校尉周鮪與金城太守侯
霸及諸郡兵屬國羌胡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侯霸
擊破迷唐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
隴西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

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荆州雨水

冬十一月丙

辰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後衆劇束脩良吏進
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
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
三歲舉一人 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
擊破之 戊辰司徒呂蓋以老病致仕 巫蠻許聖
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辛卯寇南郡

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
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自建
武以來西羌犯灋者當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

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赦天下 夏四月

遣使者督荊州兵萬餘人分道討巫蠻許聖等大破之聖等乞降悉徙置江夏 陰皇后多妬忌寵遇浸衰數懷志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案之劾以大逆無道朱二子奉毅后弟輔皆考死獄中六月辛卯后坐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 秋七月壬子常山殤王側薨無子立其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 三州大水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

通鑑卷四十一
五
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
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
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
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
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
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
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
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蠲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
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
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

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
卒超之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代爲都護尚謂超曰
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
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
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
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
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
以班君當有竒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
超所言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

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
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
曰諸生叔父咳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
謁者使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綏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灑度承事陰后
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
深嘉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
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
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
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

邪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
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
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
先后言陰后短小舉指時失儀左右掩口而笑貴人
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已之失帝知貴人勞心曲
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寵衰貴人每當
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貴人憂繼嗣不廣數
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深疾之
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
類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

通鑑卷四十一
十七
爲所祐今我當從死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官人趙玉者固禁止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貴人乃止明日上果瘳及陰后之廢貴人請救不能得帝欲以貴人爲皇后貴人愈稱疾篤深自閉絕冬十月辛卯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丁酉司空巢堪罷十一月癸卯以大司農沛國徐防爲司空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

乙之科以勉勸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瀆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爭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是歲初封大長秋鄭衆爲鄴鄉侯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 秋九月壬午車駕南巡清河濟北河間三王並從 四州雨水 冬十月戊申帝幸章陵戊午進幸雲夢時太尉張禹留守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旣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十一月甲申還宮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

武長汝南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按薄刑

十六年秋七月旱 辛酉司徒魯恭免 庚午以光祿勳張酺爲司徒八月己酉酺薨 冬十月辛卯以司空徐防爲司徒大鴻臚陳寵爲司空 十一月己

丑帝行幸緱氏登百岨山 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
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
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春高句驪王宮入遼東塞寇峿六縣 夏
四月庚午赦天下改元 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
高句驪破之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初
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群臣
無知者及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
痼疾少子隆生始日餘日迎立以爲皇太子是夜即
皇帝位尊皇后曰 主太后太后臨朝是時新遭大憂

灋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
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
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
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
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
歎服以爲聖明 北匈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
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太后亦不答
其使加賜而已 雒陽令廣漢王渙居身平正能以
明察發擿姦伏外行猛政內懷慈仁凡所平斷人莫
不悅服京師以爲有神是歲卒官百姓市道莫不咨

嗟流涕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
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益到雒爲吏卒所鈔恒亡其半
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爲立祠作
詩每祭輒弦歌而薦之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
之所以爲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渙子石爲
郎中以勸勞勤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